

【故人往事】

万里青年时代的二次选择

□刘大军

1936年2月,按照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的决定,万里和曲阜师范学校一百多名应届毕业生,来到济宁县南贾村(现济宁市任城区西贾村)洸府河东岸的“山东八校师范生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参加乡村建设理论训练。训练处由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二级上将韩复榘担任处长;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担任理论主讲人。集训结束前,训练处宣布:凡参加集训的学生,如继续参加训练处安排的三个月实习,就可颁发高等专科文凭,并担任乡镇行政官员。

获得大学文凭、当官,不去当爬黑板吃粉笔灰的小学教员,这对大多数出身普通百姓人家的师范生来说,无异于鲤鱼跳龙门般的华丽大转身。不说别的,单是每月几十上百块大洋的薪金,比起小学教师每月八到十二元的收入,就多了好几倍,正所谓“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可是,万里的选择,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上级党组织认为,东平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亟待加强,但不在此次集训学生的分配范围以内,因此决定派万里返回家乡,以小学教师合法职业为掩护,在中共山东省委鲁西特派员董临仪领导下开展工作,争取尽快打开局面。

万里的祖父曾任清朝五品官员,尽管并非富甲一方的豪门,也算家境殷实的富户。祖父去世后,家里收入减少了很多,生活越来越困窘,只能靠祖母和母亲纺线织布挣钱养家,甚至要到人家收割完的庄稼地里捡花生拾地瓜补贴口粮,实在是受够了白眼,尝够了辛酸。

祖上曾经阔过,自己如今受穷,有过这样的反差和感受,应该比别人更加容易明白,这份唾手可得的权力和金钱,对改变自己和生活而言,会有多么大的分量。但是,入党刚刚三个月,年龄不到二十岁的万里,毅然决定服从组织决定:不再参加实习,立即返回东平开展党的工作。

1936年8月,万里回到东平,凭着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生的金字招牌,他原本可以轻松地在县

城找个工,既有稳定的收入,还能就近照顾年老的奶奶和母亲、妹妹,可万里的选择又一次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他来到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田大店村,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

田大店位于东平和汶上两县交界地区,经济文化水平落后,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田大店小学校长田子珍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屡屡遭受政府当局和封建地主势力的压迫和排斥,由于共同的思想追求,他和万里一见如故,结成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万里认为,田大店的地利与人和,是发展中共党的组

织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条件,只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真正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就一定能够将党的工作推向前进。

万里到田大店小学后,在校长田子珍的全力支持下,团结引导教师同学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抵制和反对封建反动势力,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7年夏,除一名体育教师外,田大店小学其他九名教师全都发展为中共党员,成立了田子珍为书记的党支部。

1937年12月,中共东平县工委接到上级党组织关于动员进步青年赴延安抗大学习的指示,在工委书记万里的引导和带动下,侯敦、万丹如夫妇,于志坚、于志刚、于志强姊妹,以及杨海岩、王晓农、李炜、戈新、孙哲等人积极报名参加。他们有的倾囊出资,有的变卖家产,有的四处告借,想尽办法筹措路费,跟随万里踏上征程。从东平到济宁七十公里,十二名东平青年没钱坐车,靠两条腿步行三天,于12月31日来到济宁县城。

万里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中共鲁西南工委派来了一位杨同志,与准备前往延安的东平青年知识分子谈话,介绍延安学习生活方面的情况以及途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通知第二天晚上九点在济宁火车站乘火车出发,每人发给一个加盖某机构戳记的“流亡学生”证章,凭此免费乘车。

正当万里准备启程的时候,却意外地接到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党在东平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需要负责同志进一步加强工作,省委研究决定,万里同志此次不去延安,留在当地继续主持工委工作。

服从组织决定,就会失去进入延安抗大学习的难得机遇。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年龄刚满二十一周岁,党龄只有一年七个月,担任工委书记也才两个月,会在思想上出现怎样的矛盾和波动,但万里依然服从组织决定,一路走来的同志道别,再三叮嘱他们不要去徐州,也不要到西安,一定要去延安,然后毅然踏上返乡的路途,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抗战事业。

2012年春,作为省派驻村第一书记,我在莘县工作生活了一年时间。在和当地村民朋友聊天时,有位老人说:“三省交界地,一县五县城,华北小延安,这就是莘县!”我想,这是对莘县最好的概括。

位于鲁西平原的莘县,是聊城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区。莘县历史悠久,建县于秦朝,初名阳平县。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称莘县,是我省73个千年古县之一。历史上的莘县面积较小,版图局限于现境的东北部。现在的莘县行政区划,是历经多次调整,由原莘县、朝城县、观城县的全部和范县金堤河以北部分组成的。在如今莘县版图上,除现县城驻地莘城镇之外,朝城、观城、古城、樱桃园四个乡镇历史上都曾是县城所在地,故有“一县五县城”之说。

位于中南部的朝城镇是原朝城县治所在地。朝城县的前身为西汉时设立的东武阳县。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改称朝城县,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1953年与观城县合并为观朝县,1956年3月撤销观朝县建制,北部划归莘县。

位于西南部的观城镇是原观城县治所在地。观城县始于西汉时设立的睥观县,因夏朝创立者夏启的三子武观封于此地而得名。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改称观城县。直到1953年与朝城县合并为观朝县。

位于东南部的古城镇是原范县县治所在地。千年古县范县建于西汉初年,历史上一直属山东省管辖,县治曾四易其址。建县之初,县治设于今范县张庄乡。明洪武年间,因黄河泛滥,迁至今莘县古城镇,直到1956年又迁至樱桃园镇。古城作为范县县城,历时五百多年。著名书画家郑板桥任范县县令五年时间,均是在此度过的。至今,周边的村民去古城赶集,仍会说:“走,去老范县赶集去!”

1956年,国家进行区划调整,将濮县全部和观城县南部划归范县,为便于管理,范县县城从东部的古城迁至西面的樱桃园乡。1963年,金堤河流域连降暴雨,上游河南省客水源源不断涌入下游山东省的范县和寿张县境内,引发水患,两省村民为此纷争不断。为解决两省水利纠纷,1964年国务院下令,调整两省行政区划,将原属河南的东明县划归山东,而将原属山东的范县划归河南,同时,将范县金堤河以北的樱桃园、古城、观城等五个乡镇划归莘县管理。同时,考虑到范县地处黄河泄洪区,又决定保留樱桃园乡的金村和张扶村两个村庄作为范县县城驻地,归河南管理。由此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的“飞地”现象。如今,范县大部分行政机构均已迁至樱桃园以南五公里的新城办公。

莘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南部和西南部与河南省接壤,西部与河北省接壤。在中西部的董杜庄镇毕屯村西约一公里处,有一处著名的三界碑景点。在三省交界处的田埂上,竖立着一块国务院1990年设立的三棱交界碑。站在界碑前,三省村庄、田野尽收眼底,真正体验到“鸡鸣闻三省,一脚踏三省”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三省分属不同的地理行政区,这里不仅是三县、三省交界处,还是华东、华北和中南三大行政区的分界线。

更值得一提的是,莘县还有一个别称——平原小延安,这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4年,南部的古云镇徐庄村成立了鲁西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并成为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破坏的山东省委恢复地。由于地处三省交界处,腹地开阔,便于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因此这里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形势最艰苦、困难的1941年夏天,合并后的中共冀鲁豫分局在南部大张集镇红庙村成立,这一带逐渐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当时就有“钢铁濮(县)范(县)观(观城县),平原小延安”之称,1942年冬天,由于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冀南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开国上将宋任穷率领冀南区党委等从河北陆续转移到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至今当地的老人还会唱这样的歌谣:“宋任穷的兵不好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黑窝窝头小米汤,萝卜咸菜辣椒酱。土枪土炮上战场,打一仗胜一仗。”一个县域内同时存有冀鲁豫、冀南两大抗日根据地的“首府”,这在全国的抗战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这片土地上,还经历了著名的苏村阻击战、耿楼遭遇战等上百次战斗的洗礼,有三万余名热血儿女为国捐躯。在莘县一县境内就有鲁西北革命烈士陵园、冀南区抗日烈士陵园、马本斋烈士陵园和苏村、耿楼、西寺等六处烈士陵园,这在全国范围同样是不多见的。

【行走齐鲁】 三省交界地 一县五县城

□张永红



1985年,万里回曲阜师范学校指导工作(资料片)。

【老照片】

15元拍的婚纱照

□刘军

闲暇时,翻看家中的老影集,一幅二十九年前拍摄的七英寸婚纱照,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的目光,钩沉起当年拍摄这套简陋婚纱照的经过,思绪就像一幕幕电影在脑海中回放……

1987年春天,我与老公从相识到相恋,准备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打家具、刷房子、购买生活用品……除了这些准备,结婚时用火钳子土办法烫个头,到饭店摆上几桌酒席(四五十元一桌)也渐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选定好了结婚的日子,把新房收拾得喜气洋洋,却总感觉似乎缺少点什么。喜爱摄影的老公善解人意地说:“我们应当拍张婚纱照,给美好的婚姻生活留存一份甜蜜的回。”甜的主意拿定,我们俩开始找照相馆。那时,黑白照片还唱着主角,谁买一个彩色胶卷或到照相馆拍张彩照,都算是极为高档的消费,济南能够拍摄婚纱照的彩扩店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在大观园商场北面找到一家略有规模的彩扩店(当时叫长城彩扩店),挑选了一套价格为15元的中高档婚纱照。

那年月所谓的婚纱照其实名不副实,不但不负责化妆,而且,那脏兮兮的摄影服装要多寒碜有多寒碜。高大魁梧的老公,实在是穿不下彩扩店的衣



服,只得穿着自己的蓝色西服拍照。即便是这样一套蹩脚的婚纱照,在当时也引得人们眼红心热。

今年金秋,我的女儿喜结良缘,先拍一套高档婚纱照就花费了近八千元,同我们夫妻当年花15元拍套婚纱照,真是天壤之别呀!家中的下一代都长大成人,结婚时拍摄婚纱照肯定是一个更比一个花样繁多,生活的幸福美好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心中也有一个小秘密,有机会我和老公要再到婚纱摄影楼去“潇洒”一把,就权当补偿一下当年的缺憾吧。